

文 學 叢 刊

錦帆集外

黃 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錦帆集外

黃裳

有版權

定價八元六角

錦帆集外

黃裳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慶路口
郵政信箱
一四二號
弄四十二號
八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九集 共十六冊

夜鶯曲
風雪
伊瓦魯河畔
災魂
大姊
株守
山水
還鄉記

盧靜中篇
王西彥中篇
白朗短篇
田濤短篇
鄭定文短篇
吳岩短篇
馮至散文
何其芳散文

人世百圖
日邊隨筆
錦帆集外
生之勝利
曙前
短簡
青春
旗

靳以散文
李廣田散文
黃裳散文
方敬散文
劉北汜散文
巴金書信
李健吾劇本
穆旦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目次

I

江上雜記	一
一	一
二	一一
殘篇	一六
茶館	二一
桂林雜記	二八
貴陽雜記	六八
一	六八

二		七〇
三		八六
四		八九
五		九一
昆明雜記		九三
一		九三
二		九五
三		一〇六
四		一〇九
五		一一六
附記(一)		一二六
附記(二)		一二七

II

鳳.....一二九

海上書簡.....一四六

跋「賣藝人家」.....一五八

旅京隨筆.....一六九

鷄鳴寺.....一六九

關於「澤存書庫」.....一七三

訪「益山精舍」.....一七九

「美人肝」.....一八八

III

關於魯迅先生的遺書.....一九五

風塵.....二〇八

李林先生紀念……………二一九

更謄周作人……………二二六

老虎橋邊看『知堂』……………二三五

後記……………二四三

江上雜記

一

小妹：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現在我正坐在作事地方的辦公桌上，無事可做，想想還是寫信給你，告訴你一點事情。重慶的夏天真熱，昨天聽說已經到了
一百十度，屋子裏雖然有電扇，可是吹來的全是熱風。我這裏下午就有太陽
晒進來，只好搬家。還得看那一位的桌子有空才能搬過去坐，簡直成了吉卜
西人了。現在是九點鐘光景，這裏倒還可愛，不時有小風吹進來，驕陽晒在
草地上，告訴我天氣是多麼好。遠遠望過去是歌樂山，山頂上生滿了小松

樹，好像民國十幾年的時尚，女人在腦門前留了一片前劉海似的。麻雀時常飛到開了的窗子上停一下，我注意到它們全是張了嘴的。這在我過去的經驗並不如此。難道說是因為天氣熱的關係嗎？

我想現在S踏該是可愛的，法國梧桐早已長滿了葉子，給馬路留下了兩行蔭涼。我有一個時期每天清早到學校的圖書館去，總經過那裏，雖然是夏天，也並不熱。看一看你的窗子，總是關着的，那時你大概還沒有醒。現在你那兒該還是清涼的罷？可是這裏却這麼熱。

離滬之前一個月，常和S去吃成都川菜館，那時想想該也有點感情的關係，可是那天你們給餞行，誰提議到錦江去，給他嘲笑了一下：『人家要到四川去，你請人家吃川菜，人家吃的日子多着呢！』後來自己想想也不禁噙然，那天結果是吃了洪長興的燒羊肉，站着吃，吃得飽飽的。後來和T到DD's去吃點涼的，還鬧了大笑話。他記住了一個冷飲的英文名字（從旁邊

聽來的），就照樣叫了出去，下女却拿了一份炒鴨蛋麵包來，真是夠豐滿的一份。後來算是解釋清楚，她去換了兩隻高腳杯子，裏邊盛了淡黃色的酒，各有一個吸管，頂上插了一顆紅櫻桃，這不用說是爲女士們預備的。我們這兩位男士只得趕快喝掉，再叫別的。你看夠不夠窘的？

話說得多了，我現在想先告訴你一點關於吃的東西。或如『師父』所云，『食道』的研究。這一次旅行，因爲有『師父』在一起，所以一路上頗吃了些好東西，在河南吃了黃河鯉，洛陽吃了中州菜。最可笑的是在常家灣，一塊風沙蔽天的地方，我們想吃甜的，結果由堂倌貢獻意見，叫了一樣『拔絲饅』（饅讀去聲）仿拔絲山藥之例，把饅頭切成一塊塊的小方塊，用糖來炸了吃的。

這些都是路上的花絮，到了四川以後，我們就嘗試川菜了，不知道是否上海的川菜變了味還是怎麼，頭一次就碰了個大釘子，那是在『朝天關』（將

到廣元的一站）一家民家夜飯，主人把過年的風鷄拿下來給我們作菜吃，不料第一筷就把我辣倒了，原來鷄是用辣椒末浸透了的。偌大一隻鷄只好不去領教，到外面吃了湯元算數。

從此就對叫菜懷了戒心。每逢叫菜必先講好『免辣』，有些本來無辣的菜也如此，因此引起了堂倌的暗笑。

到成都，已經進入四川文化中心區，當然研究食道也以這里爲最適當的地方了。『師父』他們是先根據了一本成都指南的指示，對每一個代表地方性的小食店都去嘗試過。記得有一次到望江樓去，經過東馬路，有一個城隍廟。據導游，那裏的豆瓣是有名的，我們就在席棚下面坐下來，要了三碗，眼看堂倌把一勺勺的紅色黑色的作料加進去。我因爲有過先前的經驗，所以敬謝不敏，但『師父』和T却硬了頭皮把它們喝下去了。他們告訴我這『頗有道理』，不過我是不相信的。

前幾天「師父」從成都來信，說及花會事：「此地花會（青羊宮）開始，已遊三次。有如北京之廠甸。規模宏大，城內名館如賴湯元，吳抄手，漲秋等皆有分號，另有物產展覽會，頗示川省物資之富也。」這裏邊所提到的幾家小食名館都值得一提，賴湯元在春熙路轉角，所賣即鷄油湯元，吃法較為特別，預備了芝麻醬和糖，混了放在小白銅碟子裏，把湯元蘸了來吃，別有滋味。不過我僅能欣賞糖與芝麻醬，鷄油味則不大好，真可謂『買櫝還珠』了，賴湯元只有小小的一家門面，座上客常滿，更遑有在門外立等的。我們去吃時不過一元半五隻，實在是價廉物美。即在賴湯元對過有一家艾餛飩，我頗喜歡吃，這本是北平的名產，你想必吃過。

至於『抄手』，即我們所謂『雲吞』，這種東西大概還有不少種特別寫法，那個算是標準，也不能知道，吳抄手之妙，妙在那裏，也未能說，或者是清辣得好罷？反正我一看那澆上去的紅色辣油，即使心悸，好處便也無從

欣賞了。

李義山詩，『美酒成都堪送老』，成都的佳釀，我也還未能吃到。不過所謂『綿竹大麴』，却實在不錯，師父的來信中也數數提到：『昨晚請新來同學吃飯，大喝大麴，今晨尚有醺然醉意，』『前日盡六兩大麴，回宿舍後，頭暈暈頗有酒意。』你可以想見他的那份醺然的味兒了。小時不能喝也不敢喝白乾，僅用筷子在酒鍾裏沾一下，嘗嘗酒味而已，近半年來則頗能欣賞大麴。覺得葡萄酒之類甜甜的糖水兒是沒有道理的。不過這也僅限於好大麴，若是加了酒精的劣品，也還不敢承教。

此地的酒店只能賣酒，不能吃菜（花生米豆腐乾不在此例），而飯店裏則不許賣酒，成都則不然。大麴有許多種，我平常吃的是紅糟麴酒，還有一種更好的陳年麴酒，味兒更濃，酒店裏賣酒的杯子有許多種，普通酒大抵用素白瓷杯來盛，或有加藍花的。紅糟麴酒酒杯則是細瓷而有花艸圖案的。陳年

麴酒則用玻璃杯子。吃畢算賬時，只要看吃完的空杯子，就可以知道價目。還有一種橘精酒，是瀘縣的名產，在隨便什麼野外或江邊的茶館裏，都有着一瓶瓶的橘精酒在出售。瓶甚小，大約只盛四兩，用高粱梗子塞了瓶口，上貼印花。在臨江去處的茶館裏，我常常去叫幾瓶來喝，看看江景，也頗有意思，只是近來水位大漲，我常去的那一個菜館，已經搬走了。滄海桑田，在這兒大約每年可以看到兩次變換。

成都的菜館除了外江的如大三元，冠生園之外，本地館子則無不有一個雅緻的名字，如在陝西街上的「不醉無歸小酒家」即是。那塊匾寫得也飄逸之至，小小的兩間門面，裏邊倒也相當大。綠漆門，還有屏風，和街市的喧囂完全隔絕了。「不醉無歸」，多麼不安的一塊小天地，「師父」來信中說，「最近日吃不醉無歸小酒家一次，的是不錯，唯貴得驚人耳。（百元左右一人）」在成都，普通十元可以吃一頓飯了。所以說貴，「師父」且曾

對四川菜加一總論，他說：

「成都食道似已無可述，集近日研究結果，四川本地菜仍是無大道理，其味以強烈刺激為主，無淮陽菜之 *Delicate* 也。」

這應當是飽食豆瓣後的實話，是確實可以相信的。

四川水菓委實可以稱賞，這裏似乎已經是副熱帶的氣候了，所以可以看到棕栢樹，廣柑，橙子，都有，廣柑便宜時每隻一元左右，最近則因久已下市，所以貴到十元一隻，無法問津了。還有奉化真種的水蜜桃，也不錯，但也太貴。

重慶有兩處溫泉，一個在北碚，是北溫泉，另一個則是南溫泉。北溫泉還沒有去過，南溫泉則已與T去玩了一次，我們沿了大路走去，到堤坎，那地方的瀑布非常可愛，路邊有一個石像，磨頂，衣服則是明制，神情活現，雕得很不壞，但不知道是什麼人。

從堤坎到南泉，大約有五里水路，我們雇了一隻船，只十元，可謂便宜，一路經過花溪等處，風景的確不錯，舟行在兩山夾着的河水內，懸想當有九溪十八澗之妙。路上經過一塊大石頭，上邊長滿了青苔，破破爛爛，真像一顆中空的古樹，還有一個地方，峭壁上刻着某烈婦殉身處的字樣，當日她就是從那高高的巖石上跳下來的。這使我想起綠珠墜樓的故事，四川的節烈之風似乎甚盛，又因為石頭方便，到處都有旌表的牌坊，這捨身處就是南泉的十景之一。

溫泉是就石基刻成的浴室，也有游泳池，我們在那裏浮沉了半日，還有幾位女士同泳，池子太小，幾乎沒有迴環的餘地。

從游泳池出來，到冠生園去吃了飯，有牛奶和點心等，本來還想到建文峯去看一下，這是明太祖的孫子爲燕王永樂趕出來，逃竄南荒的傳說中的遺址，本來建文的生死是一個謎，有許多神話，應當是當初懷念建文的臣民造

出來的，也不一定。不過崑曲中有『慘睹八陽』，那『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裝』的詞句十分動人，袁四公子寒雲就很喜歡演這齣戲，也許他還有什麼深意也不一定，我只是頗喜歡這由帝子變成的和尚，『一瓢一笠到襄陽』，天下行脚，和我們的心情有些相近罷了。我們因為疲倦不會去，仍舊由原來的水路乘船回來，飄飄的，大有『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意了。

回來坐『滑桿』，這是一種山轎，藤椅子兩邊穿了兩根長竹桿，由兩人抬了走，是走山路最舒服的『代步』，等滑桿到了長江邊時，我已經有些睡意了。

昨夜在芭蕉院裏乘涼，看見彎彎的下弦月，不禁憶起了小時愛讀的『宋人話本』中的『攜玉梅團圓』裏所引的一首民歌，『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此歌雖俚，然感人至深。關於此歌，『雲麓漫鈔』中是曾經講起過的。